



楔子

“轻羽，若有人欺你、辱你，你当如何？”

“以牙还牙。”

“答错，罚站。”

这是多年前的对话，如今重新在脑海中响起，给人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。

少年陡然睁开眼眸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山林，才恍觉刚才的一切只是梦境。他动了动身体，一阵剧痛席卷而来。估计左臂上的伤见了骨，不然以他的功力，断然不会这样轻易晕过去。

他咬牙撑起身子，踉跄着向树林外走去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他终于望见一座烛光明亮的宅子。

那是他的家。

少年顿时产生一股劫后余生的轻松感，然而走了两步，这种感觉就消散不见——那不是烛光，而是火光。他的家，失了火。

“干爹！”少年疯了一般地向宅子的方向奔去。焦糊味弥散在空气中，宅子已经烧成了断壁残垣，几束火苗还在黑色的断梁上肆虐。

昔日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镖局，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。少年疯了一般地冲进废墟，大喊：“爹！大哥！二哥！”

“伢子……”废墟里突然飘出一个声音。

少年眼睛一亮，循着声音奔过去，扒开瓦片土砾，将埋在下面的一个中年男子扶起来：“爹，你怎么样？”

男子满脸血污，艰难地咧开嘴：“没想到你还活着……这趟镖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……你走后，就有杀手上门，你大哥、二哥都……”

尽管他没有说出后半句话，少年仍然能够猜到那些惨烈的内容。他的眼泪流下：“爹，我一定要为你们报了这血海深仇！”

“不可报仇！”男子眸中闪过一道锐利的光，“那杀手背后的指使者，恐怕贵不可言……”

少年怔住。



除了王公贵族，谁还能当得起“贵不可言”这四个字？

“事已至此，有些话……不能不说了。”男子颤巍巍地望向少年，“你一直都知道，你是我捡来的孩子吧？”

少年泪如泉涌，摇头道：“不，我永远都是干爹你的孩子！”

“可……可你的身世，我必须告诉你了。你是十几年前，一个宫女送出来的。”男子颤巍巍地指向废墟，示意少年从废墟里扒出一个包裹，“我好不容易从火场里拿出来的……就是要向你说明一切。这……这就是当年你的襁褓……”

少年颤抖着手打开包裹，从里面翻出一条小锦被。锦被的衬里绣着半张回纥乐乐谱，字迹工整秀挺，似乎是出自女子之手。

这襁褓虽然被藏了十几年，但依旧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“干爹，这是劫镖的山贼落下的一块腰牌。”少年记起了什么，从怀中掏出一块腰牌。牌面雕工讲究，刻的是猛虎出林，白额吊睛的大虎栩栩如生，利爪嵌入石内。

男子看了看，点头：“可能……是宫里的。”

“我的父母有没有可能也是朝中官员？”少年急问。

“拿着……襁褓……应该能找到……你的父母。”男子的眼神开始涣散，说话也渐渐失去力气。

少年急了，连唤了几声爹，可男子再也没有回应，血痕累累的手臂终究还是无力地垂下。

“爹！”少年仰天狂呼，泪水不住地流下。一天之内，他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亲人，又惊闻扑朔迷离的身世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心神俱疲。

他仰天怒问，天不语；他捶地怒喝，地不答。

大雨倾盆，少年放下干爹的遗体，于雨中傲然伫立。

多年前，干爹问他的那个问题再一次回响在耳畔——

“轻羽，若有人欺你、辱你，你当如何？”

少年眸中燃烧着熊熊怒火，口中迸出一句话：“以牙还牙！”

第一章

月下初相逢





可莹永远不会忘记那夜。

那夜来得特别快，黄昏时分，日落西山，一转眼便天色擦黑。

可莹唤来侍女掌灯，侍女青儿却回答：“侧王妃断了西贡院的供应，蜡烛已经用完了。”

可莹一怔，茫然回看妆台上的青铜镜。镜中二八少女容色绝美，目光里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哀怨。

她淡声道：“那就不用蜡烛了，有月光相伴，不也挺好的吗？”

一钩上弦月升上碧空，月华如练，流泻入室，将地面照得雪亮。青儿满心委屈：“小姐，侧王妃这是打定了主意挤对你。堂堂王府千金，连蜡烛都用不起……”

可莹淡淡地道：“你可知道为什么？”

青儿摇头。

“听闻皇上子嗣众多，公主却寥寥无几。所以皇帝要从王府里选一位贵女，收养来做公主。侧王妃想要姐姐做公主，自然要对我严苛了。”

青儿倒抽一口冷气，失声道：“可是小姐你才貌双全，才是公主的最佳人选。”

可莹摇了摇头，将目光投向窗外，道：“我十岁就没有了娘亲，父王又不十分在意我这个庶女，孤身一人，有谁能为我筹谋呢？别想着做公主了，能保住性命就已是万幸。”

青儿担忧道：“侧王妃应该不会赶尽杀绝吧？”

可莹眯了眯眼睛，眸中闪过一丝冷锐。侧王妃会手下留情吗？娘亲死后，可莹就没有得到过父王的宠爱。侧王妃将她视为眼中钉，如今父王不在府中，正是侧王妃对她下手的好机会。

“既然没蜡烛，小姐就歇下吧。”青儿开始铺床，就着一抹月光去扶可莹。可莹点头，眼角忽然落入一抹诡异的白光。

白光行动很快，迅速便到了门口，瞬间定格在那里。可莹和青儿同时看清

楚来人，顿时惊叫出声。

那是一个白衣少年，准确地说，是杀手。

他目光冷冽，手中一柄利剑寒光森然，散发着凌厉的杀气。

“救命啊，有刺客！来人啊！”

青儿连声喊人，可是西贡院里静悄悄的，一个护院也没有赶到。可莹也想喊人，但见此情形，想到自身处境，反倒冷静了下来。她直视面前的少年，忽然觉得他和传说中的杀手很不一样。

想着想着，她微微一笑。那一笑，美得倾国倾城。

少年杀手怔了一下，开口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是笑，临死前居然还能见到如此特别的杀手，也算是值了。”可莹打量对方，只见一身雪白衣裳，“杀手不都该是穿黑衣，蒙住脸吗？你穿一身白，又不蒙面，说明你剑术过人，不怕自己的白衣被人发现。”

孤夜，杀手，四周无人。

这摆明了是侧王妃布下的一个杀局。她喊与不喊，已经没有区别。甚至越是喊叫，杀手越是急着杀人灭口，自己反而死得越快。还不如安安静静地赌一场，和眼前的杀手周旋。

少年很是意外：“小姐也很特别，明明死到临头了，还有兴致和杀手聊天。”

“因为我知道，这王府里要是有人想杀我，我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”可莹将瘫在地上的青儿抱住，看向少年，“只求你能饶我丫鬟一命。”

少年点头，上前一步，将剑刃搁在可莹的脖子上。锐利的剑气几乎要割破她的喉咙。

可莹反而更加冷静了，她捕捉到对方眸中一闪而逝的犹豫：“你第一次杀人，对吗？”

“别多话！”

“你为什么要走上杀手这条路？”

少年咬了咬牙，似乎想要动手，可莹又说：“既然你执意要杀我，不如听

完我的故事再杀。”

少年没说话。

可莹就当 he 同意了，自顾自地讲述了起来：“我生在王府，娘亲备受父王的宠爱，所以侧王妃一直都不喜欢我。前几口，她让我去她院子里用膳，一只猫打碎了一只昂贵的琉璃碗，她的丫鬟红口白牙却咬定是我打碎的。因此，侧王妃在今天断了我院子里的供应，我连蜡烛都没的用。可笑的是，我娘最受宠的时候，琉璃碗都是用来赏赐下人的。现在她的女儿却因为一只琉璃碗，没的吃，没的喝。真是讽刺……”

“那你娘呢？”

“我娘去世好几年了。”可莹的笑容有些发苦，她随即恢复常态，歪着头看杀手，“你呢，你有什么故事？”

“我没有故事。”

“不对，每个人都有故事，比如一个杀手穿白衣，就是有故事。”

听可莹提起去世的亲人，少年也有些唏嘘。如果不是那些贼人和大火，他现在还在镖局里做一名镖师。他顿了顿，黯然伤神：“我穿白衣，是因为我失去了最重要的亲人，这是戴孝。我做杀手也是不得已，到了京城，镖局不收外地人，我没有收入来源，也只能沦为杀手。”

可莹若有所思地问：“那你来京城，是来寻找你其他的亲人吗？我说不定可以帮上你，再怎么讲，我也是王府千金，等我父王回来……”

少年眸光忽冷，手中利剑贴上她的脖子。可莹心头“咯噔”一声，紧张起来。她想收买他的意图，还是被他看穿了。

“你帮不了我，我要找的人，在皇宫里。”少年咬了咬牙，似乎要下狠心将可莹一剑毙命。可莹慌忙说：“我可以帮你入宫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很快就要做公主！”可莹笃定地说，“只要你帮我，我就举荐你入宫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凭什么信你？”

可莹流下冷汗，瞥到书架上面搁置的皇后赏赐的玉佛，一指那玉佛道：“这是皇家御赐，我把这个给你做抵押！若我做不到，你就将这玉佛丢到皇宫门前。我丢失皇家御赐之物，死罪在我，到时候都不用你动手，自然有人来杀我。你现在信我了吗？”

少年一愣，缓缓将剑放下。

可莹缓了一口气：“但是，你要帮助我当上公主，首先就是要保证我的安全……”

少年眯了眯眼睛，慢慢地点了点头。可莹将青儿放下，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袋银子：“那我们说好了，你保护我的安全，我帮你入宫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少年将玉佛拿了，转身向外走去。他轻功了得，身姿敏捷地跃上枝头，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。

可莹这才后退几步，脸色煞白。一想到刚才差点儿死于剑下，她就忍不住后怕。

青儿连爬带滚地跑过去，抱住她的大腿：“小姐，明天天亮我们就去报官！我就不信……”

“没人信的，现在是侧王妃当家，何况我们根本就无法离开王府一步。”

可莹打断了她的话，“现在只能祈求，尽快入宫……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少年英俊的脸庞浮现在她脑海中。可莹居然油然而生一股难以言喻的信任感。



这一夜，可莹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刚一闭眼，她就感觉少年的剑要向自己刺来。

剑风凌厉，她从噩梦中惊醒，后背已经湿透。面对黑洞洞的闺房，她痛苦地擦紧锦被。

“娘……”

无人应声，只有窗户下传来微弱的虫鸣。可莹痛苦地抱紧双臂，流下一滴清泪。

天色微明，可莹穿戴整齐，坐在青铜镜前梳洗。青儿匆匆从外面进来，禀道：“小姐，大小姐来了。”

可莹恍若未闻，将一颗明珠放在耳边试戴。

李媛媛带着几个婆子，趾高气扬地进来。她是侧王妃所生，在王府里地位尊贵，平日颐指气使惯了，向来看可莹不顺眼。

见到青儿和可莹都好生生的，李媛媛有些讶异。母妃明明告诉她，已经收买了杀手来杀掉可莹，可是为什么可莹还活得好好的？

不过，她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：“妹妹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，是没有睡好吗？”

李媛媛上门挑事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可莹回头看她，微微一笑：“劳姐姐记挂，我是做了个噩梦。”

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一个人如果问心无愧，是不会做怪梦的。妹妹可否说说，你那噩梦是什么样子？”李媛媛说着在椅子上坐下，眼睛在屋里乱看。

可莹笑吟吟地回答：“梦到有人来杀我。姐姐，你说怪不怪，那杀手居然穿一身白衣。”

李媛媛心头猛跳，追问：“白衣杀手？那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后来，我给了他许多银子，让他别杀我。他答应后，我又给了他更多的银子，让他杀了雇主。”

话音落地，一缕凉风从外面拂来，带来森森寒意。李媛媛后背一寒，手中

的茶碗掉在地上，摔成了碎片。

可莹看这光景，料想自己猜测的果然不假。她反问：“雇主又不是姐姐，姐姐不必惊慌。”

李媛媛被将了一军，又惊又怕，瞪着可莹发怒：“我才没有害怕，只是你讲得太吓人了！”

话虽如此，但李媛媛还是疑神疑鬼。放眼四周，她甚至觉得这闺房里确实有一股阴冷的杀气……

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你若是没做亏心事，怎么会怕成这个样子？”

李媛媛终于挂不住脸面，霍然起身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杀手是我指使的了？”

“不过是梦罢了，姐姐可别当真。”可莹回身看镜，面色冷了下来。

李媛媛恨得牙痒痒，举目看到床榻上放着一件绿纱罗裙，立即看向身后的婆子们：“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”

婆子们开始又砸又骂，有几个人冲向那件绿纱罗裙，将裙子撕烂，然后踩在地上。青儿看得目瞪口呆，冲过去喊：“你们做什么，不能这样欺辱小姐！”

“大小姐觉得这房里有鬼，派我等来镇一镇！”婆子们气焰嚣张。

可莹走过去，将青儿轻轻拉住：“算了，别计较了。”她垂眼，浓密的睫毛投下一片阴影。

李媛媛带着几个婆子得意扬扬地离开，略微肥胖的身躯扭得如同一只虫子。青儿厌恶地望一眼，回头看见地上那件又脏又破的绿纱罗裙，又惋惜又心疼：“小姐，你要参加皇家宴席的舞裙坏了，可怎么办呢？”

可莹拿起妆台上的眉黛，幽幽地道：“走一步，看一步。”

“可是舞裙都没了，还有什么胜算呢？”青儿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。

可莹倒是毫不在意，从匣子里挑了一根珠钗插入发髻。珍珠映衬着墨发，熠熠生辉，也让她添了一种别样的美丽。

皇室贵族中，从来都不缺美人。有时候越是珠翠满头，越是让人觉得腻烦。只因为同样的装扮太多了，还不如一根简单素净的珠钗让人觉得清爽。



因为出奇才能致胜。

思及此，可莹微微一笑：“有没有胜算不是天定，而是人为。”

从小到大，她总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被人欺辱。走出王府，进入皇宫是她眼下最好的选择。她不会将这个会拱手让人！

三

接下来的两三天里，可莹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每天都躲在房中练舞。有人来看她，也被她婉拒。只有邠王回府的那日，她才出了自己住的院子前去请安。

李媛媛本以为毁了舞衣，可莹就会低三下四地央求针线局重新做一件舞衣，可没想到可莹居然是这种反应，心里更是得意。所以当侧王妃问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李媛媛轻描淡写地回答：“母妃，你放心吧，可莹现在跟中了魔一样，不去重做舞衣，反而在房里练舞，估计是气坏了脑子。”

侧王妃正捧着一碗香茶，闻言多看了她两眼：“你确定她只有一件舞衣？”

“母妃，你相信我，针线局的人还能骗我不成？”李媛媛整了整自己身上的天水碧衣裙，“咱们一直克扣她的用度，她哪有我这样的福气有那么多舞衣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你是皇后的外甥女，自然是福气天生。”侧王妃眯了眯眼，眸中现出危险的意味，“难得皇上想要收养公主，这可是个鲤鱼跃龙门的好机会。明天的宫宴上，你一定要艳压可莹，成为公主！”

李媛媛点头，不放心地问：“母妃，既然第一次杀可莹没杀成，为什么不杀第二次呢？”

侧王妃脸色微变，看了看左右，看到侍女们都按照她的吩咐站得远远的，才回答：“傻孩子，以后这样的话再别说了，当心隔墙有耳。为娘现在想到了杀可莹的更好的办法，咱们何必直接派出杀手，落人话柄呢？”

李媛媛茫然摇头：“什么更好的办法？”

侧王妃在心里叹气，自己宠坏了这个女儿，她向来骄横，智谋却不足。侧王妃解释道：“可莹只有一件烂舞衣，明天若是穿着烂衣裳跳舞，那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。她若是不跳舞，那就是抗旨。无论她怎么做，都是大不敬之罪，不死也要丢半条命。”

李媛媛眼神一亮，拍手道：“母妃果然足智多谋！”

侧王妃冷厉一笑，笑容里已包含毒辣算计。

翌日，邠王一行人准备入宫参加宫宴。这是邠王初次携带家眷出席，所以



邠王对礼仪服饰的要求特别高。

“你们入了宫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可多行一步路，不可多说一句话，不然被人揪了错处去，白白给人留下笑柄。”邠王坐在太师椅上，对两个女儿进行训诫，语气肃然。

“是。”李媛媛和可莹不约而同地回答。

“还有，你们要在官宴上献舞，不要哗众取宠，只要记住清、正、美三个字即可。”邠王问道，“舞裙都准备妥当了吧？”

可莹正欲回答，李媛媛忙携了她的手，语气关切：“妹妹的舞裙做好了？前几日我吩咐了针线局，可不能马虎了你的那份。”

邠王欣慰地道：“媛媛真是善解人意，事事为别人着想！可莹，你有你姐姐的一半体贴就好了。”

可莹敛衽一礼，恭声说：“可莹谨记父王教诲，多谢姐姐关心。”

邠王冷淡地撩袍起身，向外走去。可莹紧跟其后，肩膀却被李媛媛撞了一下。

可莹抬眼看李媛媛，正看到她眼中乖张的神色。

李媛媛压低了声音，得意地问：“你怎么不向父王告状？我把你的舞裙扯烂，你还真的咽得下这口气？”

可莹后退一步：“姐姐别开玩笑，你我之间一向恭爱友良，哪里有这等事？”语毕，她便提步向前，不再理睬李媛媛。

她早已打定了主意，官宴之前绝不节外生枝。李媛媛已经占尽上风，父王当着所有人的面赞扬了她。如果可莹告状，就等于驳了父王的面子，意指父王失察，父王怎么可能再为她主张正义？

况且，父王一向不喜欢自己。

这样想着，可莹施施然坐进了一顶宝顶官轿。她闭上眼，靠在座椅上稍作休息。眼下的要紧事不是和李媛媛斗嘴，而是官宴。

一行人的轿子晃悠悠地入了宫，到了御花园的时候，已经是天色擦黑。

可莹走出轿子，正看到三步一灯，宫人们挑着八角灯笼侍立，烛光照亮了

身后满园春色。皇帝携官眷站在前方，无形中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皇家气势。

如今的皇帝名叫李显，母亲就是当年临朝当政的女帝武曌。虽然坊间传闻李显性情中庸软弱，但作为武曌的子嗣，看上去还是颇有几分威仪。

可莹忙随邠王拜倒：“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淑妃娘娘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，淑妃娘娘千岁！”

“平身。”皇帝和颜悦色道，“今日是家宴，何必还拘着礼仪，快都起来。来，我们先赏园子。”

众人平身后，可莹才看到皇帝身边有两位官装华贵的女子，一位相貌庄严，气度不凡，所穿官装描金绣凤，这般华贵的人物应该是皇后。另一名女子官装素雅飘逸，眉心描一朵桃花，映衬得肤白貌美，盈盈水目里带着一股亲近善意。这位应该是传说中的淑妃娘娘。

传说，淑妃娘娘曾为宫中女官之首，才高八斗，有巾帼宰相的美名。可莹忍不住多看了淑妃两眼。

“这就是两位相府千金吧？生得真俊，就是这穿戴素净了些。”皇后执了李媛媛和可莹的手，和颜悦色地道，“春日就该穿得鲜艳明亮才好看，你们喜欢哪朵鲜花，摘了戴就是。”

李媛媛眼神一亮，屈膝道：“谢过皇后娘娘。”

李媛媛在官女的引导下，走到一丛牡丹花面前，留意到开得最大的一朵牡丹，花蕊金黄，藏在层层叠叠如卷雪的花瓣里，煞是好看。

皇后微笑着，看了看李媛媛挑的那朵花，道：“媛媛真是好眼光，这一朵果然是国色天香。”

李媛媛喜不自胜。

淑妃脸色微僵，扭头看向一旁的可莹：“既然皇后都发话了，你也去挑一朵戴吧。”

可莹犹豫片刻，婉拒道：“可莹在这里谢过皇后和淑妃娘娘的好意，但是小女不想采摘花朵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

“有句诗说得好，‘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？’一草一木都是生灵，可莹不舍得让它们离开枝头。”

此言一出，淑妃神色缓和，皇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皇后收敛起笑意，凉凉地道：“可莹倒是想得细致。”

“不摘就不摘了。花若离枝，开得再好看又有什么趣？”皇帝赞赏地看了可莹一眼。

李媛媛尴尬无比，面红耳赤，狠狠瞪着可莹。可莹则视而不见，垂眸站着，心里却是轻松了几分。

这片牡丹园，是皇帝和淑妃当年的定情之地，后来每年在淑妃生辰之际，皇帝都会命人新栽一株牡丹。淑妃很爱这片牡丹园，常常流连此地。皇后对此一直耿耿于怀，如今当面赏花，表面上是为官宴助兴，其实是在打淑妃耳光。可莹看皇后那得意的脸色，一早就察觉到这一点，所以才没有接受皇后摘花的赏赐。

官宴开始了，宫女呈上美味佳肴，露天宴席上气氛和乐融融。皇帝突然命官人拿来两幅古画，道：“朕最近得了两幅古画，不知道两位千金能不能认出分别出自谁手？”

可莹和李媛媛都点头答应。于是，官人们便将那两幅画送到两个人面前，只是用白纸将落款盖上。

李媛媛看了那两幅画，云里雾里，不知道画的是什么。可莹却笑着回答：“回皇上，这一幅是《云汉图》，另一幅是《北风图》，都出自汉代的刘褒之手。”

皇帝抚掌大笑：“可莹学识渊博，答得不错！”

可莹谦虚地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听闻这《云汉图》看一眼让人浑身炙热，《北风图》却能让人感到寒冷。我刚才又冷又热，想必肯定是这两幅图的原因。其实若论品鉴古画，可莹真的没什么底气的。”

这番话说得俏皮，又给了李媛媛台阶下，让皇帝十分欣赏。

李媛媛却不领情，她认定可莹抢了自己风头，暗自咬牙生恨，发誓一定要将可莹比下去！



官宴进行到一半，皇后发了话：“如此美景，若是有舞乐相伴就更好了！不如两位千金献舞，如何？”

李媛媛眉头一挑，心知机会来了。

父王说过，皇帝想要从她和可莹二人中选出一位收为公主，方法是让两个人斗舞。只不过为了不伤颜面，明面上是不会说破的。

李媛媛按捺不住激动，开口道：“媛媛愿献出一支采莲舞。”

皇后点头赞叹道：“好，马上就逢夏季了，一支采莲舞很应景。你去换舞衣吧！”

一盏茶工夫，李媛媛换了一身华丽的舞衣，施施然走了上来。那舞衣上用银丝穿缀，一举一动都有银光闪耀。她柔美一笑，开始翩然起舞。银光飞旋，舞姿美丽，让众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舞到最后，她袖中飞出两根绿色彩带，被她舞动飞起。旁边有宫女适时扔来一朵莲花，被她稳稳接住，高举过头之后执花柄向下，放在唇边轻嗅。与此同时，乐曲结束，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之时，众人开始鼓掌。

皇后温然道：“邠王的这位大千金真是乖巧貌美，皇上，你说呢？”

皇帝点头，也表示赞同。李媛媛谢过，回到坐席的时候，往可莹那边投去挑衅的一眼。

可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，在青儿的陪同下去换舞衣。青儿担忧地小声问道：“小姐，那样一件舞衣，你真要穿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可莹从袖中掏出一个纱质囊袋，里面有星星点点的绿光在闪耀。青儿惊讶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可莹微微一笑：“这些都将伴我起舞。”

另一边，官宴已接近尾声，众人都有些困倦。李媛媛暗地里幸灾乐祸，看来众人对可莹没太多期待。

她正得意，忽然听见一阵琵琶乐从不远处飘来，如梦似幻，飘飘如仙，如白云出岫，如雀鸟归巢。李媛媛心中惊讶，循着乐声望去，只见可莹边弹琵

琶，边快步走上前来，身上的舞衣居然仍是被她撕毁的那一件！

舞袖被撕成几根长条，可莹干脆进行锁边处理，并蒙上一层纱罩。纱罩里有绿莹莹的光点飞舞，稍一舞动，莹绿如魅，划出飘忽炫美的光影。

有人低声惊叹：“那是萤火虫？”

果真是，那些纱质囊袋里的绿色光点，全部是萤火虫。

可莹抿唇轻笑，将琵琶放在背后，反手弹奏。反弹琵琶舞对声乐、节奏的要求很高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才让这支舞显得仙气十足。

宴席上一片静寂，目光都集中在可莹身上。只见她时而轻笑弹奏，时而如蝴蝶翩跹，时而晃动脚踝上的小巧银铃，令人恍忽以为是仙人起舞。加上她每次甩起舞袖，绿光莹莹一片，当真是惊为天人。

一曲终了，众人还没回过神来，仍然沉浸在可莹的美妙舞姿中。当可莹行礼时，皇帝才讶然道：“可莹这是跳完了？”

可莹称是，皇上目光中充满赞许，转而问皇后和淑妃：“你们觉得媛媛和可莹，谁更出挑？”

皇后表情有些不自然，道：“两个人都拔尖，不过我觉得采莲舞应景应时，媛媛更胜一筹。”

淑妃掩口轻笑：“我倒是觉得可莹的反弹琵琶舞生动曼妙，让我忍不住神游敦煌。”

“既然分不出伯仲，那朕就直接赏赐了。”皇帝命官人往可莹和媛媛的坐席上各送了一份封赏。两个人一同谢过皇上，去看那封赏的托盘。托盘上都蒙着红绸布，看不到里面，不过媛媛的封赏堆积得明显比可莹的高许多。

媛媛乐了，伸手就要去掀红绸布。皇帝却道：“且慢，等你们回到王府再看不迟。”

“是。”媛媛喜上眉梢。

等到官宴结束，已是深夜。邠王和侧王妃先行离宫，而可莹和媛媛则被留在官室里休息，翌日才启程回到王府。

邠王和侧王妃早已站在王府门口等候。二人轿子一停，下人们忙将可莹和

媛媛搀扶进王府。

侧王妃悄声问媛媛：“皇上赏赐了什么？”

媛媛掩不住得意之色：“皇恩浩荡，皇上赏赐给女儿好多宝贝，比可莹的多多了，等下就知道了！”

侧王妃看了看可莹身后的青儿，她手中的托盘瘪瘪的，丝毫不像是有众多宝物的样子，也轻蔑道：“她自然是落选了，说实话，可莹怎么能和你比呢？”

邠王也以为媛媛中选，到了主屋，又是让媛媛落座，又是寒暄。媛媛让人把托盘上的红绸布掀开，众人立即看到绸布下面是堆积如山的珍珠，颗颗珠圆玉润，散发着耀眼光华。

侧王妃向旁边站着的家丁使了个眼色，众人忙向媛媛跪下：“恭喜大小姐，贺喜大小姐！”

喜庆气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，似乎都没有人注意到可莹。可莹冷眼旁观，转而看向青儿：“把红绸布掀开吧。”

侧王妃道：“还掀什么掀，看上去那么瘪，估计只是一锭银子罢了。”

邠王用目光制止侧王妃，对可莹道：“你也把皇上的赏赐给大家看看吧。”

“是。”可莹站起身，亲手将红绸布掀开。红绸布下是一只雕刻精致的檀木匣子，可莹将匣子打开，在看清里面的东西后，不由得一怔。

邠王问：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可莹将匣子呈给邠王，邠王色变：“公主宝册！”

“哗啦”一声，侧王妃失神，手中的珍珠滚落一地。媛媛更是两眼发直，不知所措。她还以为皇上属意的人是自己，怎么可莹就做了公主了呢？

“不，我不信！”媛媛上前一看，那的的确确是公主宝册。她又嫉又恨地盯着可莹，可莹却面沉如水，将匣子合上，戒备地后退一步。

媛媛更加气愤，正要发话，门外忽然有人高呼一声：“圣旨到——”

一位身穿紫袍的公公在几位官人的簇拥下走进王府，邠王和侧王妃忙出来迎接，可莹和媛媛也赶紧跪倒在地。